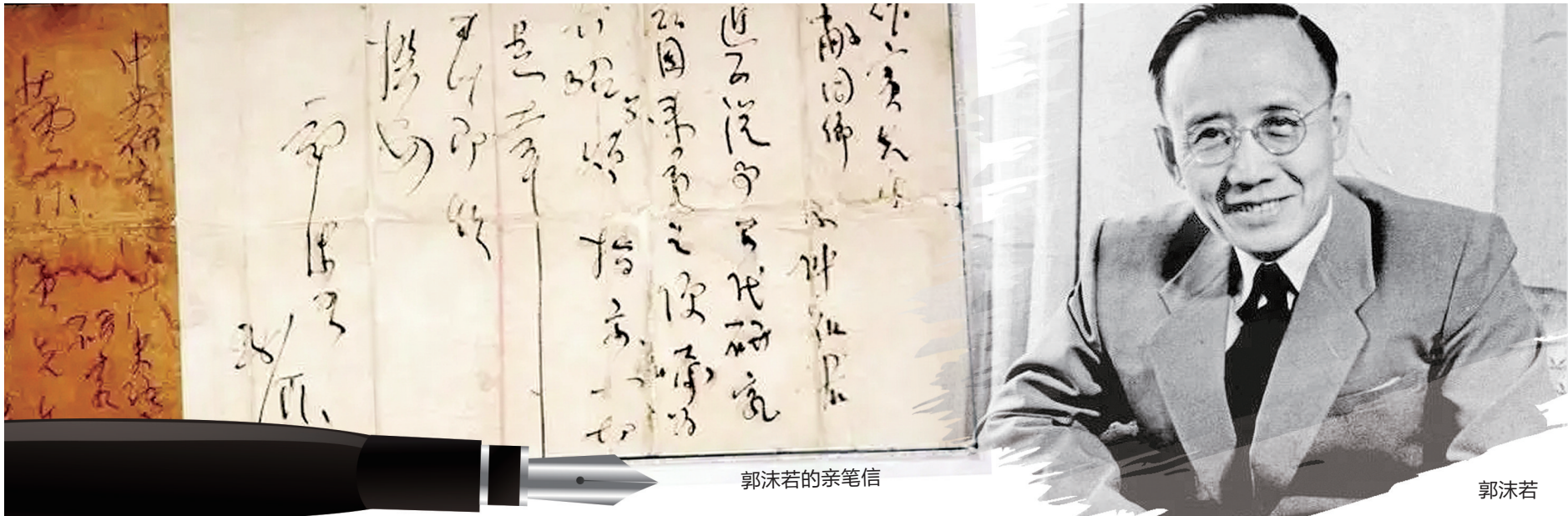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信笺、匾额、手稿，讲述以文报国的家国情怀 郭沫若85年前写的一封信

□王永威



重庆开州博物馆 重庆晨报 联合主办

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安康社区的老宅里，72岁的皮佑杰轻轻展开一方泛黄信笺。落款处“郭沫若”三字遒劲如松。

这封仅45字的书信写于1940年，是郭沫若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的介绍信，推荐同乡皮仲和赴京深造。泛黄纸页上，文人间惺惺相惜的情怀穿透时光；作宾先生：敝同乡皮仲和君近正从事古代研究，只因来京之便，祝为介绍并烦指示一切，是幸！君敬颂钧安。郭沫若

1

一封信与两代学人的守望

皮仲和早年就读成都大学（今四川大学前身），与郭沫若同窗共砚。1934年他东渡日本专攻文史，译介《科学到何处去》《世界科学家列传》等著作，其译作至今仍静卧于各地图书的典籍深处。虽最终因家累未能北上，但这份知遇之情始终珍藏。

据皮仲和的儿子皮佑杰回忆，父亲晚年常抚信长叹：“郭老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檀木匣中的信笺，每逢节庆或子弟求学时便被请出，讲述先贤提携后进的故事，告诫后人“以文报国”。

2018年秋雨时节，开州融媒体记者曾宇踏访皮宅，将信笺手迹定格为数字影像。皮佑杰更将信中精神编入家训，每逢孙辈入学必展信诵读：“不为学问而学问，当为国家谋出路。”2023年开州博物馆的捐赠动员虽未果，但为此策划的特展构思却一直存在：拟将信笺真迹与皮仲和编译手稿并置，佐以郭沫若题赠临江中学的校名匾额拓片，构建文化巨擘与地方文脉的百年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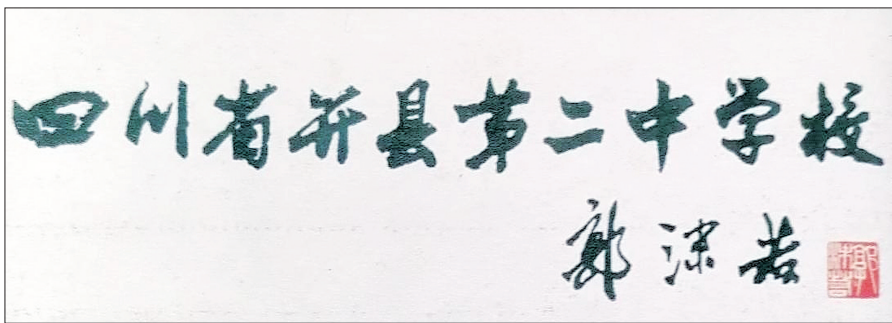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这封书信已超越家族记忆，化作开州文化版图的精神印记。临江中学历史课堂上，电子屏投射的泛黄信笺与少年们的习字纸叠印交错。当墨痕在宣纸上渐次浮现，郭沫若与皮仲和的往事随着笔锋流转重生。

2

跨越九年的精神接力

郭沫若与开州的缘分如同山间的晨雾，在时光中若隐若现。

1952年早春的某日，开县县委大院



郭沫若题写的开县第二中学校匾

的青砖墙外，一株老黄葛树刚刚抽芽。团县委书记陈明握着钢笔在信笺上反复斟酌——彼时新中国初立，开县筹备组建少先队的消息让全城雀跃，但孩子们总念叨着“要有个响当当的队训”。最终，这位年轻的书记鼓起勇气，将信笺塞进工工整整写有“北京政务院”的牛皮纸信封里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封来自川东小城的信竟真能翻越秦岭，落在郭老的案头。三十七天后，收发室的老李头攥着印有“中国科学院”红字的信封，赤着脚冲进县委大院：“北京的来信，郭老回信了！”满室寂静中，陈明屏息展开信笺，四行打油诗跃入眼帘：“郭老并不老，诗多好的少。大家齐努力，学习毛主席。”不知是谁先笑出声，接着整个办公室都漾起欢快的声浪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执掌中国科学院的文坛巨擘，竟会以这股本子心肠回应小城孩童的期待？

那个春夜，汉丰镇的石板路上浮动着橘色光晕。县广播站将诗句誊抄在三十七张红纸上，贴满了从县政府门口到南河渡口的灰砖墙。学校的少先队员们举着煤油灯围读，火苗在玻璃罩里跳着圆舞曲，把五年级刘小梅胸前的红领巾染成枫叶色。“郭老让我们齐努力！”小姑娘连夜翻出母亲的陪嫁丝绸，用黄丝线把诗句绣成手帕。翌日，全县少先队成立大会，三千条红领巾在清江岸边翻涌如潮，孩子们齐诵诗句的声浪惊起成群白鹭，翅膀掠过水面时，将响亮的回音荡向远方。

岁月沿着南河水奔流九年，1961年的临江中学里，又一群青少年续写着这段传奇。在语文教师丁达志的书法课上，当宣纸晕开郭沫若《甲骨文研究》的墨香时，前排的张小林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咱们新校门要是能请郭爷爷题字该多好？”这个异想天开的提议，竟在班会上获得三十七双手的全票通过。孩子们用作文本撕下的格子纸，以稚拙的楷书写就请愿书，末尾的签名如星斗散落，最末一行还画着两个戴红领巾的简笔小人。

等待的三个月里，学校收发室的木门框被磨得发亮。每天课间，总有三五少年扒着门缝张望，连炊事员老张挑着饭担经过都要问句“北京来信没”。直到初秋某个清晨，教务主任王德坤举着牛皮纸信封冲进操场，正在早操的师生们不管不顾地围成同心圆。王主任的手指抖得不敢用力撕封口，最后还是体育老师用尖刀挑开封口的火漆。

“四川省开县第二中学”九个行楷大字舒展如松，笔锋转折处暗藏甲骨文的风骨。人群爆发的欢呼声惊飞了钟楼顶的斑鸠，女学生们把红领巾抛向天空，男孩子们抄起搪瓷碗敲出铿锵的节奏。年过半百的校长当即宣布停课半日，数百名师生敲着铜锣、打着腰鼓，将题字裱在玻璃框里游街展示。南河两岸，卖凉粉的熄了灶火加入队伍，撑渡船的在桅杆上系上红绸带。行至老城墙下，丁达志老师突然跃上石阶，指着匾额对孩子们喊：“瞧这‘中’字最后一竖，像不像咱南河的船篙？插进水里就得立得住！”

临江中学档案室的铁皮柜里，至今锁着那夜的传奇。美术教师周玉兰借来县剧团的幻灯机，把题字铺在玻璃板上，用毛笔蘸银粉勾出轮廓。当灯光将郭沫若的墨迹投影在校门白墙上时，粼粼波光竟与南河水连成一片。老木匠赵师傅连夜劈开珍藏的香樟木，雕刻时特意留下两处毛边：“郭老的字带着金石气，木头也得有点倔脾气才配得上！”

五十年后，学生李国华仍记得那个秋夜：当鎏金牌匾挂上门楣时，不知谁起了头唱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歌声顺着河风飘过芦苇荡，惊起栖息的夜鹭。他偷偷抚摸匾额上未干的桐油，“那晚我突然明白，”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推了推眼镜说，“文化人的骨头，原是用笔墨炼成的钢。”

3

烽火中的《甲申》传奇

要理解郭沫若与开州的渊源，必得追溯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。

1943年，重庆七星岗的阁楼里，煤油灯在轰炸余震中摇曳不定。开州籍学者皮仲和正用棉纸包裹一摞泛黄的册页，这是他历时三载踏遍陕南鄂西搜集的明末史料。其中既有崇祯年间某地方志的孤本残卷，更有一册用矾水密写的粮草账簿，据传出自大顺军某粮官之手。这些浸泡着历史血泪的故纸，此刻却成了烫手山芋：若通过邮路寄送，难逃故特鹰犬耳目；若贸然登门，又恐累及友人。

为将这批史料送达文化工作委员会，皮仲和开启了堪比西天取经的传递之路。首托中央大学教授陈子展，不料这位《诗经》专家因参与民主同盟遭特务监视，书籍在陈家暗室蛰伏月余。九月雾都大轰炸

中，燃烧弹击中陈家宅院，皮仲和冲进火场时，只见满地焦木间斜插着半截檀木箱——残存的册页带着焦烟气息，却比他的灼伤手臂更令人揪心。

二度尝试时，他扮作药材商混入三峡马帮，将史料藏于当归捆中。货船行至万县水域遭遇土匪，皮仲和佯作瘸腿伙计瑟缩舱角。任由匪徒掠走银圆，却对那袋“药材”嗤之以鼻。待辗转抵渝，方知郭沫若为避特务纠缠，早已迁居北碚金刚坡。望着朝天门码头的青石台阶，这个屡败屡战的读书人忽然想起《三国志》里“柳暗花明”的典故。

历史转折总在偶然处绽放。1944年早春，沙坪坝旧书店的线装书堆里，皮仲和瞥见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身影。他随手展开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赝品，将史料夹在画轴递出时，指尖犹带当归药香。三日后，郭沫若在金刚坡茅舍展读这批劫后余生的史料，忽然拍案大呼：“此真乾坤正气也！”狼毫饱蘸浓墨，在土纸上写下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开篇：“三百四年前的甲申年，明朝的统治被农民革命颠覆……”

这场跨越时空的史料接力，恰似李自成破京的当代映照。当《新华日报》开始连载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这篇雄文时，重庆街头报童的叫卖声与防空洞里的诵读声此起彼伏。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连发十二篇社论痛批“借古讽今”，而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在油灯下批注：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。”将其列为整风文献。历史在此激荡起奇妙漩涡：开州学人的孤勇、山城文人的肝胆、陕北政党的清醒，共同熔铸成抗战年代的精神长城。

皮仲和终究未赴京华，在开州继续以笔为戈。他主持编译的《世界科学家列传》中，特辟“李约瑟与抗战中国科学界”专章。当英国学者带着这部书稿穿越驼峰航线时，或许不曾留意扉页题记“科学救亡，文脉不绝”这八个铁画银钩的小楷，恰与郭沫若当年在重庆演讲时的疾呼遥相辉映。

4

永不褪色的文明印记

在当代开州，郭沫若的文化馈赠已化作生生不息的基因序列。临江中学鎏金校匾历经六十载风雨，桐油斑驳处仍透出甲骨文般的金石气韵，每日迎送着怀抱书本学子。当晨曦漫过校门，总有三两少年驻足摹写匾额笔势，恍如1961年秋夜那群人仰望幻灯投影的剪影。

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里，珍藏着两种相生相契的传承：开二中档案室的校名原件与皮家檀木相框里的书信手迹，在数字与实体的维度中遥相呼应。年逾八旬的皮佑杰仍守着祖辈规矩，坚持把纸质信笺锁进檀木书箱，如同守护祠堂香火的守夜人，这份固执里藏着旧时读书人最本真的坚持。

郭沫若与开州的故事，本质是文明传承的动力。那些信笺、匾额、手稿，不过是能量传递的介质，真正不朽的，是皮仲和火场抢史料时灼伤的手臂，是临江中学少年触摸校匾时指尖的电流。

这或许便是郭沫若留给开州最珍贵的遗产：让每个时代都能用自己的语言，讲述永不褪色的文人风骨，“以文报国”的家国情怀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